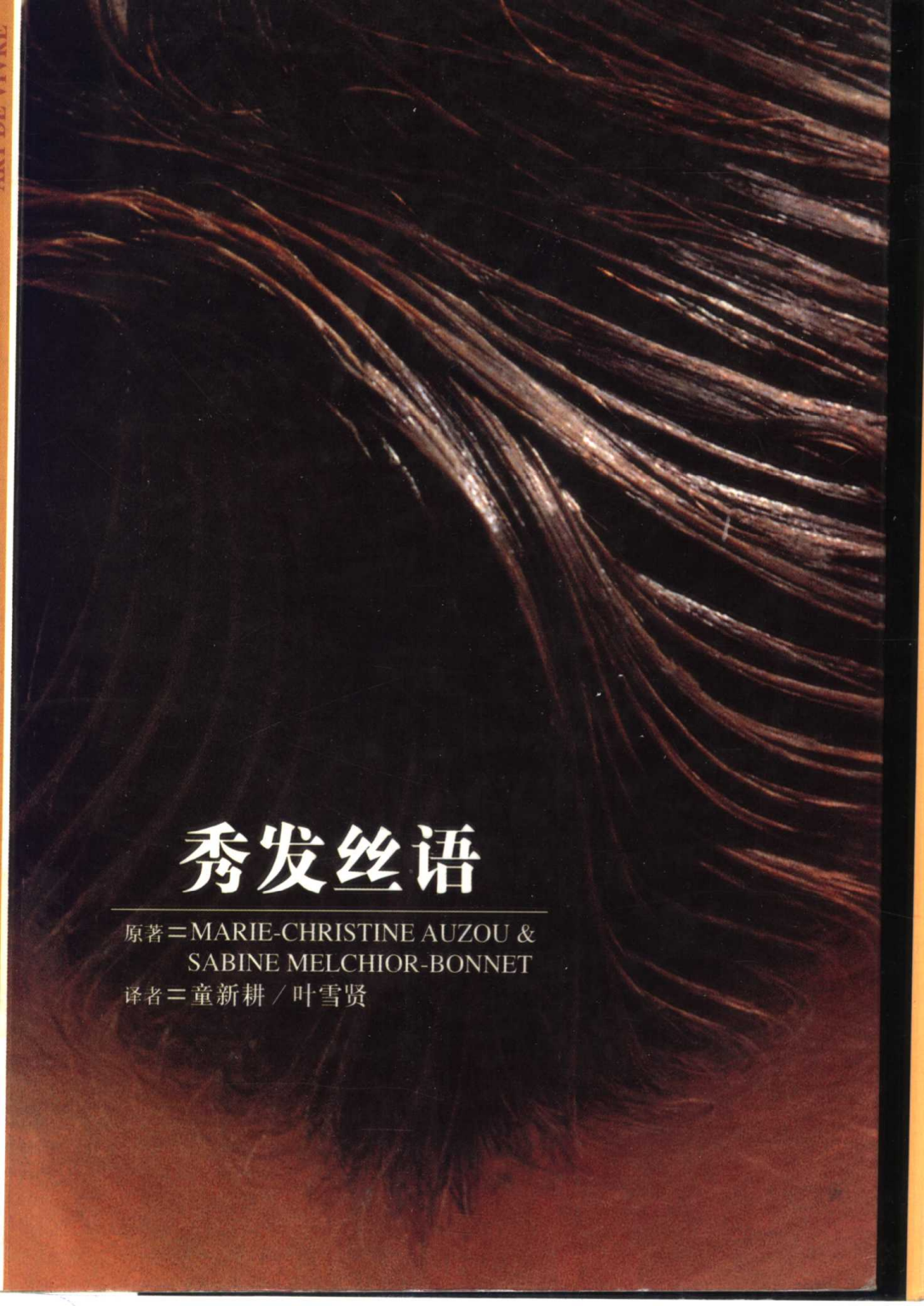




秀发丝语

原著= MARIE-CHRISTINE AUZOU &
SABINE MELCHIOR-BONNET

译者= 童新耕 / 叶雪贤

秀发丝语

原著: Marie-Christine Auzou & Sabine Melchior-Bonnet

译者: 童新耕/叶雪贤

出版者: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 文 出 版 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责任编辑: 谭宝全

印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3年5月初版

印次: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书号: ISBN 7-5327-3418-8/K·119

定价: 32.00元

Copyright © 2001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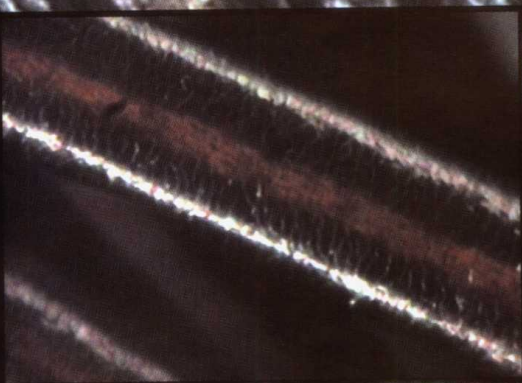
© 200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头发的形态千姿百态，有的直挺，有的波浪，有的扭结，有的拳曲。从头发的横截面来看，它略呈椭圆，直径在45至90微米，因个人及种族而异。广义地区分，头发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亚洲人的，非洲人的和白种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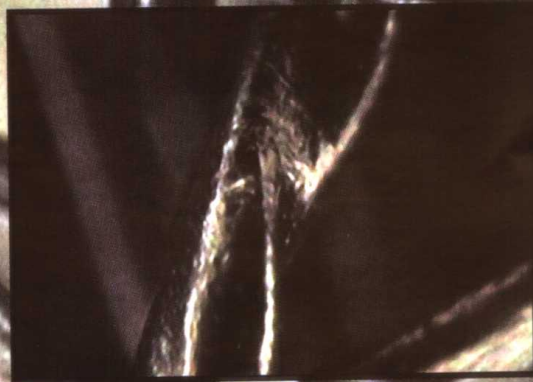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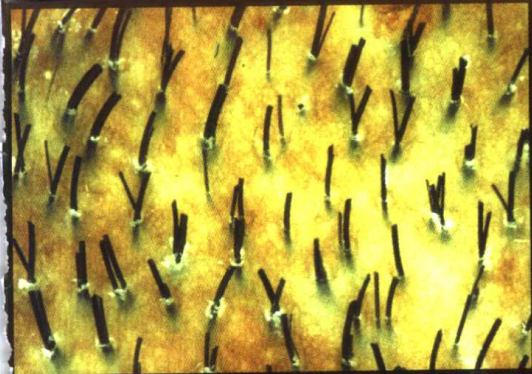


亚洲人的头发
质地坚实，截面几
乎呈圆形，通常挺
直，它与头皮成垂
直向外生长。









非洲人的头发的截面椭圆十分明显。它的质地不平滑，扭结，几乎缠绕在一起。它实际上沿着头皮平行向外生长。

白种人的头发粗细属中等，但其变化繁多：从硬挺如金属丝，到绵软若波浪，到拳曲成圈圈，应有尽有。它们的横截面或多或少都呈明显的椭圆形。它们与头皮成一角度向外生长。





目 录

1 开篇

头发因人及种族而异。科学地区分，世界上主要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头发：亚洲人的、非洲人的和白种人的。

10 第一章：神奇的联系

承受着“灵魂的汁液”的滋润，是力量和王位的象征，头发不论作为遗物或纪念品，在世界各地历来都被视为圣物。剪发有一定的礼仪规矩，它的神奇的魔力也为人们所用。

22 第二章：头发的语言

它的颜色，它的式样都存留了一个人性格和个性的强烈印记。发式展现出一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它一度被用来表示对于团体的依附，现在则表示个人的选择或反叛。

38 第三章：头发的魅力

像谜一样，头发是肉感的一个象征，是梦的追求。头发——不论金色的，红色的或褐色的——都为艺术家所赞美；而假发、烫发和染发无不为了努力提升自己或改造天生下来的样子。

58 第四章：头发的研究

从化学到生物学，从发根到纤维，从头发生长到脱落，从染发剂到白头发，科学家从里到外地剖析了长在我们头上的千千万丝。

80 第五章：头发的护理

洗、染、漂、烫、拉直、卷曲、平顺、修复：美学、时尚和科学进步尽显于我们对头发的护理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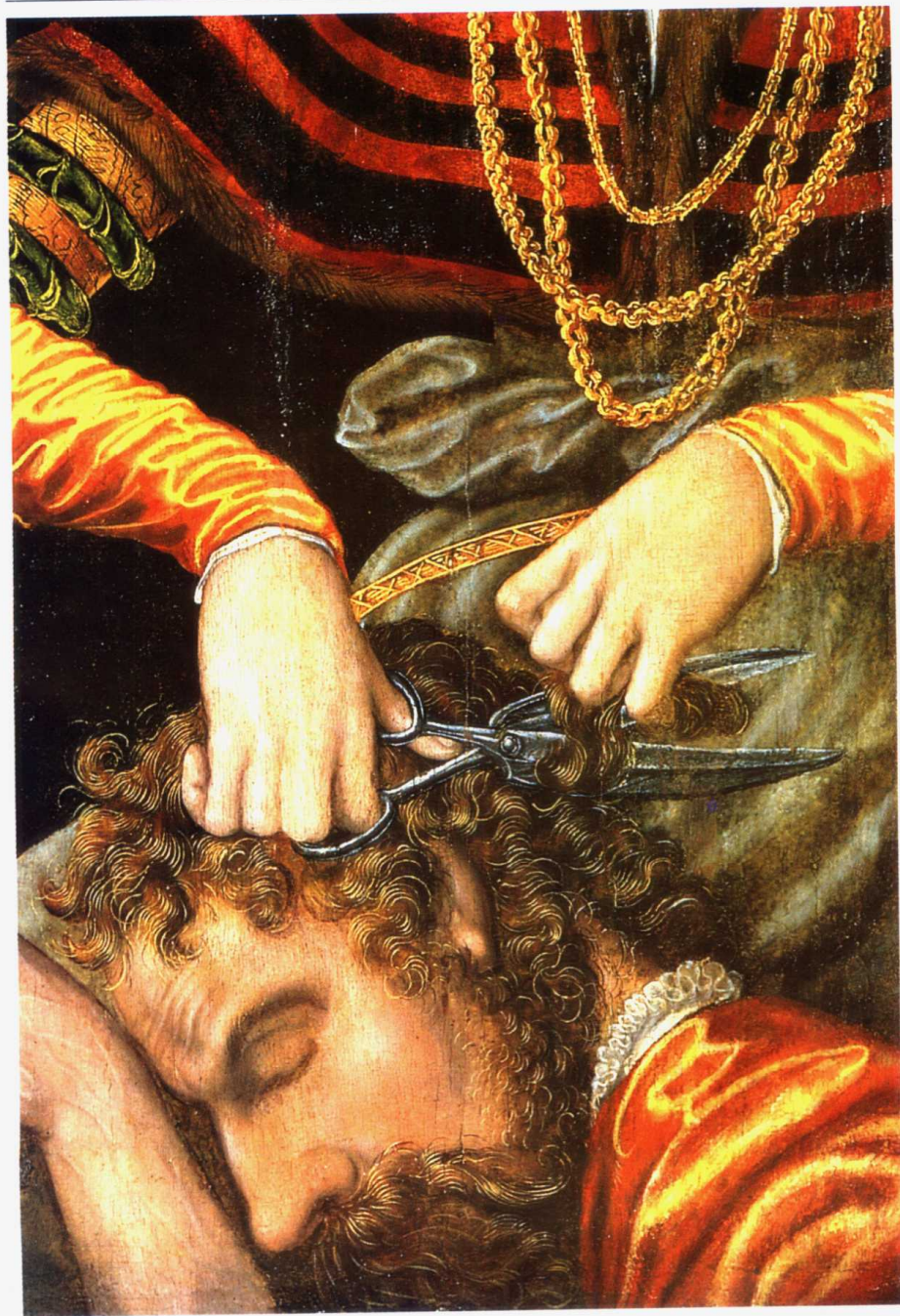
97 文献

秀发丝语



原著=Marie - Christine Auzou
Sabine Melchior - Bonnet
译者=童新耕/叶雪贤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们头上的头发给人类美容带来了最多的荣耀。按传统，头发被认为是用来保护头部——灵魂的寓居之所，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视头部为人体最珍贵最神圣的部分。从远古时代的神话到现代的梦想，无不可通过头发看到人类生活的进步。

第一章

神奇的联系

在《圣经·旧约》里，名叫大利拉的女人剪掉了大力士参孙的头发（见左图），在美洲，土著居民割下敌人的头皮（右图为一把割头皮的刀），这些行为几乎如出一辙，无不是为了夺取敌人的力量，令其屈膝讨饶。古往今来的每一片大陆上，头发都象征了元气和精力。



在体内元气的滋养下，头发纤细但富于弹性，连接着有形与无形，人与自然，身体与灵魂。人们基于对这种造物的同一性的认识，创造出一系列旨在趋利避害的、魅力十足的仪式典礼。

在古希腊，灵魂被认为通过头发与物质统一为一体。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朱诺，正是因为可怜迦太基的建国者狄多女王所忍受的长期痛苦，才派了彩虹女神伊里斯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解放在她的躯体里苦苦挣扎着的灵魂。彩虹女神飞到了这个濒临死亡的女人身边，“用右手剪去了她的头发”。刹那间，所有的热气都离开狄多而去，她的生命顷刻之间也就烟消云散（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阿斯纪》）。

对于印度的居民来说也一样，头发是灵魂所在地：不管被剪下还是被拔下，它还继续对人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湿婆（印度教主神之一）则用她的头发向四面八方编织起了宇宙之网。

圣力和王位的象征

因为头发不间断地生长并再生，也因为头发根数多得数不胜数，所以许多人认为头发集中了一种



与宇宙四个方向一致的湿婆的头发，有时又被认为与风和恒河流域有关联（上图是湿婆和恒河的诞生）。印度教神明脑袋后面的圆发髻表明其个体已超脱了宇宙。

神圣的力量。在古代社会中，男人蓄着浓密的长发作为权利或当选的象征。

《圣经·利未记》(旧约全书第三卷)，是禁止牧师剪发的；但这种禁令以后被古代以色列先知以西结改掉了。参孙，这位对上帝忠心耿耿的大力士，在被他的情妇、非利士人大利拉背叛，趁他熟睡之际剃走他的七络头发后，就失去了使他战胜非利士人的天生神力。但他的头发一旦重新长出，他就又能够击败他的敌人了(《士师记》16:17)。

参孙的故事在许多文化中，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在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的民间故事中都有雷同。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小亚细亚的吕西亚人宁肯向征服者希腊人交纳巨额税金，也不肯让他们剃掉头发。

至于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朝)的国王们，他们一个个都披着垂肩的长长鬃发，因为头发是他们的高尚品德的源泉和有权染指王权的象征：一旦剪去了这头狮毛，他们的地位也将瞬即下跌。在这同一时期，法兰克王朝的萨利法典对任何一个未经其父母同意，擅自剪掉自由身的孩子的头发的人都要予以处罚，倘若剪掉的是女孩的头发的话，处罚更重。在12世纪巴

克洛维一世(465—511)，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朝)的首任国王，蓄长发以作为有权登上王位的标记。公元6世纪初，其妻克洛提尔达王后，据法国历史学家(图尔的)格列高利叙述，宁可看着她的孙子们给他们的阴谋篡位的叔叔，克洛泰尔和克洛多米尔，一个不一个地杀戮，也不愿让他们的头发被剪掉。



尔巴罗萨皇帝的统治下，禁止用手去抓男人的胡子或从他们的胡子或脑袋上拔下任何毛发。

综观各大洲，到处都有类似的禁忌存在。例如，在古代墨西哥，头发被认为是神的寓居之所，阿兹特克牧师的头发长及两腿。然后，尽管它们又重又不方便，他们还是被禁剪发，违者将处以死刑。

“一种长在人类头上的植物”

活力，丰富和多产：这些与头发有关的、同时也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属性，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得到过高度的褒扬。12世纪法国宾根的神秘主义者希尔德加德是这样解释头发的生长的：“灵魂的汁液汩汩翻上去，将水分输送到头部及大脑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大脑是湿润的，通过水分头部会长出头发的道理所在。”

许多中世纪的医学和哲学的论文将头发说成从皮肤里长出来的草茎。13世纪的建筑师维拉尔·德·奥内库尔为其笔下的男人都画上了长满枝叶的脑袋。14世纪的外科医生蒙德维尔则将头发比喻为羊齿植物。甚至到17世纪末，药剂师尼古拉斯·莱默里在他的《简单疗法大全》中仍将人体头上和身体上的毛发定义为“一种长在人的头上和其他地方的植物”。

这种植物化的想象是所有文明共享遗产的一部分。在今天的非洲，约鲁巴人仍将头发比做必须照料和装饰的灌木丛：头部为内在本质，或赋有特殊



中世纪的作家认为，头发和体毛都是将根扎进人的身体里靠吸取“过剩的体液”为生的草。既然，按照圣经故事《创世记》的说法，人是上帝用泥土，或者说用腐泥(humus)做成的，它与humanus之间的发音相似被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注意到了，也就几乎不足为怪。画了这些枝叶繁茂的头像的维拉尔·德·奥内库尔特将人的微观与自然的宏观联系了起来。

力量的另一个内脑提供了庇护的场所。至于身体的起源据说是一位艺术之神造出的雕塑，在吸入一口神赐的气息并留存在大脑中才有了生命。因此，头部得到特别的装饰和照料。出生时就长了头发的新生婴儿被认为是神圣的，他们将会给家庭带来财富，人们将给他们起特别的名字，他们的头发将不被剪掉。

对西非的门迪人妇女来说，长又密的头发令人联想起生长茂盛的植物，象征着旺盛的繁育能力。

头发与自然。

这位年轻的非洲欣巴（纳米比亚的游牧部落）妇女将她的头发抹了红泥编结在了一起。在其他国家中，例如俄罗斯，大众文化把头发与丰收、麦子、大地母亲联系在一起。将面包也常常做成辫子状。

